



高雄歷史博物館
KAOSIUNG MUSEUM OF HISTORY

在地知識、社群資源與象徵建構： 茂林「紫蝶幽谷」的紫色精靈

撰文／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王美青

摘要

本文以高雄市茂林區為例，討論在當代永續發展潮流下生態觀光的興起，以及處理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在地社群之間的關聯性。再者，筆者將考量無形文化資產中關於自然界與宇宙的知識與實踐，並針對紫蝶幽谷的意象建構進行象徵分析。

隨著外在環境的影響，文化會趨同。此時，社群會透過象徵，重新標示界線。界線是象徵的，同一社群的個人對其有相異的詮釋。魯凱下三社彼此之間不同的語言、儀式、傳統知識就是象徵性界線的表示，透過這些無形文化資產來展現社群的認同。以紫斑蝶為例，茂林人和西魯凱群、排灣族便對蝴蝶有不同的認知及詮釋。

關鍵詞：紫斑蝶、在地知識、魯凱下三社、認同、無形文化資產

感謝審稿人提供的寶貴意見，幫助本文更加釐清焦點。

投稿日期：2020 年 11 月 26 日

接受日期：2021 年 1 月 25 日



Local Knowledge,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Symbolic Construction: The Purple Fairy of “the Valley of Purple Butterflies” in Maolin

Mei-Ching Wa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Maolin district in Kaohsiung for instance to discuss the emergence of ecotourism under the contemporary trend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 tre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local communities. Moreover, I will consider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concerning nature and the universe with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nalyze symbolically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the valley of purple butterflies.

With the impact of outside environment, cultures approach similarity. At this time, the community resignalizes its boundaries by symbols. The boundaries are symbolic, and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communit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for them. The different languages, rituals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Sha-San-She Rukai are the representation of symbolic boundaries. The communities express their identities through th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Give the purple crow butterfly as an example, Teldreka has different cog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butterflies from west Rukai and Paiwan.

Keywords: Purple Crow Butterfly, Local Knowledge, Sha-San-She Rukai, Identit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壹、前言
- 貳、魯凱下三社時空定位
- 參、紫斑蝶意象的象徵建構
- 肆、紫蝶幽谷：以在地社群為基礎的保育
- 伍、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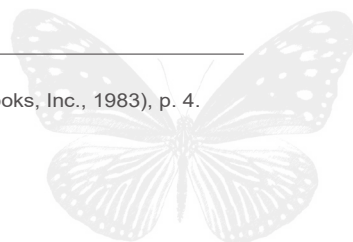
壹、前言

Clifford Geertz 提出「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 的概念，他以此概念為架構，闡述常識、藝術、及權威等均係文化所建構的概念系統，強調脈絡化。Geertz 表示，架構乃是文化人類學的內涵，它大部分從事於嘗試瞭解這群人或那群人認為他們正在做的事的重點為何，這些全和人類學非常契合，它總是強烈的意識到所見之物乃係倚賴於從哪兒看及用什麼看。對一位從遙遠的觀念體系分類的民族學者而言，知識的形狀無可避免地總是在地的(local)，無法和其儀器與包裝分開。¹

後來一些學者將此概念運用到生態相關議題的分析上。隨著環境永續性的議題逐漸受到社會科學界、國家政府和國際組織重視，一系列以「local knowledge」、「local cultures」為題的書陸續出版。這些概念強調在地社群(local community) 各有其民族生態學(ethnoecology)，不同於生態學家的科學知識。因此，推動保育工作時，必須瞭解當地人對生態環境的認知與觀點，才能增加雙方的共識。

英國環境人類學家 Paul Sillitoe 與 Alan Bicker 嘗試為在地知識作定義。他們表示，在地知識和一群人口集體持有的知識相關，影響了他們對世界的詮釋。在地知識和任何領域均相關，包括自然資源管理。其特性涵蓋了受社會文化所限定、以社群為基礎、其分布是片段性的、有某種不對稱(如年齡、性別、專業化地位等)、不存在整體性亦無全面一致的理論模型、既是技巧也是知識(透過口語、經驗和重複的實踐而世代傳承習得的內容)、且是日常生活實踐的遺產(有其功能需要，流動的並持續變遷，動態的並

1 Geertz, Clifford,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ative Anthropology. (Basic Books, Inc., 1983), p. 4.



服膺於人及其環境之間不斷地協商)。²

關於在地社群（尤其是原住民）如何有助於促進生態、文化等面向之永續發展，Sillitoe 等研究者檢視了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在聯合國探討永續發展議題過程中所被賦予的位置。³1980 年代，漸增的貧富鴻溝伴隨著迅速成長的全球環境問題（如臭氧耗損和全球暖化）浮現，促使了「永續性」和「發展」這兩個概念產生連結。聯合國於 1983 年成立的世界經濟環境與發展委員會負責探究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議題。該會的工作範圍包含原住民，其所提出的報告書《Our Common Future》強調傳統知識的價值，呼籲地方社群應當被賦權、培力（empowerment），以及保護他們的土地和資源權。在 1992 年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國際社群進一步承認原住民應該在永續發展中扮演關鍵的角色。隨後，《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於 1994 年生效。其中三項條文確認了原住民的土地權、環境知識與就其相關使用所達成的共識、依慣習法管理土地和資源的權利、以及平等共享從資源利用所得取的利益。⁴

許多研究呈現出，地方社群和國家之間在自然資源的利用上，經常不斷協商，並且資源控制的利益常衍生出競爭和衝突的現象。⁵美國環境人類學者 Nora Haenn 以實例說明了關於環境資源的利用，中央和地方可能有不同的看法。⁶位在墨西哥的 Calakmul 生物保留區的農人稱為「campesinos」，他們的民族生態學（ethnoecologies）影響了他們面對環境主義的立場與態度。Campesinos 這些農人眼中的「環境」有兩種特徵，其一為環境是強而有力的實體，其二為環境是一個工作的地方。這些觀點影響了農人對森林的看法。農人們將森林區分為三種範疇，一是過去五至十年內砍伐的森林，是最適合當農地之處；二是過去十年內砍伐的森林，是第二適合農耕之地；三是農人視為從未被砍伐的森林，最不適合農耕。然而，Calakmul 生物保留區依科學的範疇，將人和森林分開處理，認為森林最好少動為妙，但在農人們的觀念中，森林是從事維生工

2 Paul Sillitoe & Alan Bicker, "Introduction: Hunting for Theory, Gathering Ideology." In Alan Bicker, Paul Sillitoe, & Johan Pottier (Eds.), *Development and Local Knowledge : New Approaches to Issues in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Conservation, and Agriculture*, pp. 3-4. (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4).

3 Paul Sillitoe & Alan Bicker, "Introduction: Hunting for Theory, Gathering Ideology." pp. 1-18.

4 Paul Sillitoe & Alan Bicker, "Introduction: Hunting for Theory, Gathering Ideology." pp. 9-10.

5 Brosius, J. Peter, "Endangered Forest, Endangered People: Environmentalist Representations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Human Ecology*, 25(1) (1997), pp. 47-69.

6 Haenn, Nora, "The Power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t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in Mexican Conservation." *Human Ecology*, 27(3)(1999), pp. 477-491.

作的地方。這兩種不同的觀點，使得 Calakmul 出現環境主義和反環境主義兩種聲音。另外，政府濫墾森林，也讓農人對政府採取不信任的態度。因此，Haenn 認為，如果在 Calakmul 推行永續發展的計畫，將有助於提供更精緻的地方化的環境主義（localized environmentalism）。

美國環境人類學者 Luis A. Vivanco 所著的《Green Encounters: Shaping and Contesting Environmentalism in Rural Costa Rica》一書，以哥斯大黎加一處自然保育、永續發展及生態觀光的著名景點——Monte Verde，來探討當主體性與對環境的瞭解本身變遷時，環境計畫如何被重新運作及協商以用來適應及協助形塑地方的認同與歷史。⁷再者，環境行動主義者常內部自相對立，就其行動的目標、規模及意義進行對抗。Vivanco 指出，環境主義是一個場域，在其中各種相異的行動者、知識和利益交鋒（encounter），各自築基於什麼是熱帶的大自然及如何管理它的多重建構上。就方法論而言，交鋒在敘述上強調的是變成與動態的過程，亦即形塑與競爭的過程，以及合作與邊緣化的過程，而非本質化的事物與範疇。Vivanco 表示，由於生物生命的存續本身正在存亡關頭，因此資本、科學和政治現在做出的回應即是將大自然定義為「值得拯救」（worth saving）的某物。熱帶的大自然具吸引力，並非因為它象徵了生物的豐富本身，而是因為它作為觀光、生物多樣性、及生物科技展望與研究的儲藏所，使其擁有漸增的價值。Vivanco 的主要關懷即是追蹤科學、觀光、發展及村落社群等強而有力的秩序之關鍵互動與過程，它們透過環境主義的裝置而逐漸重新形塑與競爭。這些秩序之交鋒大致上可區分為三個區塊：景觀的形式保護，致力於引發大眾參與，以及追求將觀光當作對環境敏感的經濟發展策略。

有鑑於此，本論文擬以臺灣近年來從事紫斑蝶越冬型蝴蝶谷生態復育成績卓著之位，在高雄市茂林區的魯凱下三社人作為研究對象。在學者的族群分類體系下，魯凱族共有三群，分別為分布在今高雄市茂林區的下三社群（濁口群）、屏東縣霧臺鄉和三地門鄉的西魯凱群（隘寮群）、及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新村的東魯凱群（大南群）。魯凱族最顯著的社會文化特質包括：階序化的社會關係，區分貴族和平民，由長子繼承家名，階級

7 Vivanco, Luis A., *Green Encounters: Shaping and Contesting Environmentalism in Rural Costa Ric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6).



內部通婚，升降婚，位階較低者須付給位階較高者攀升禮，如此通婚的結果才能使後代具有貴族地位，能擁有象徵圖紋的配戴權與貴族家族的命名權等。⁸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認為，永續發展的先決條件為生物資源的保育。然而，生物多樣性深受文化多樣性所影響。人類社群的制度決定了自然資源如何使用與分配，社會制度與國家政策均是造成關鍵性影響的要素。以魯凱族下三社群多納、茂林部落為例，傳統上頭目有權管制自然資源（獵場、漁場、耕地）的使用，並藉由族人繳納貢賦的制度進行資源的重分配。萬山部落的情況例外，傳統上頭目即須自行耕種才有所得，而非靠族人納貢。

本論文擬處理的議題包括：首先，臺灣的文化政策對地方社群生活所帶來的影響與變遷，焦點置於 1990 年代起，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推動的一系列政策，例如「社區總體營造」、「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文化創意產業」等。1994 年，文建會開始推行「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前文建會主委陳其南指出，由於社區的問題環環相扣，文化、產業、環境三者之間彼此相互影響，必須綜合地解決，因此稱為「總體」營造。⁹1995 年，文建會首次提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構想，「文化產業」的概念隨即成為「社區總體營造」的核心。2002 年，「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地方文化產業振興計畫」結合學者專家組成專業團隊，蒐集地方農業、產業與文化資源，規劃設計地方農業、產業與文化發展方案，結合當地農業、產業、自然景觀及地區人文特色，以開發文化、生活、環境相結合的產業特色。¹⁰

再則，一個社會透過制度來設計資源的分配與再分配，規範權利與義務，以及權力的行使與服從。魯凱族的貴族階級因為先占而獲得土地所有權和優越的地位，平民只能藉由升級婚或靠後天努力來提升地位。貴族轄有漁場、獵場和大部分的耕地，平民使用這些領域需經貴族同意，並繳付部分所得給貴族。但這些制度已隨時代而變遷。日治時期按每戶所耕水田面積而均分土地；1967 年完成土地測量，確立了土地使用權的私有

8 謝繼昌，〈魯凱族〉，收於謝繼昌、李壬癸、石磊、宋龍生、黃宣衛、余光弘、吳天泰合著，《臺灣原住民文化基本教材（下冊）》（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頁 1-25。王美青，〈文化表徵與族群性——魯凱族下三社群的認同建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2003）。

9 陳其南，《縣市層級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手冊》（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頁 9。

10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二〇〇四文化白皮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 187。

制。¹¹ 近年來，魯凱下三社人推動紫蝶幽谷的生態保育，限制了土地的利用，族人們對於開發或保育展開了持續的協商。2002 年響應昆蟲學者詹家龍的倡導，族人們組成了「高雄縣茂林鄉紫蝶幽谷保育協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紫斑蝶的相關保育工作及生態觀光活動。¹² 本文即擬探討生物資源保育和在地知識之間的關係，以及在地人如何理解外部自然科學家所帶進來的科學知識。

本文所指涉的「文化產業」可分為二面向，一是「文化產業化」，另一是「產業文化化」。臺灣素有「蝴蝶王國」之稱，本文擬以茂林區的「紫蝶幽谷」為例，闡述雖然蝴蝶是茂林區當地生態環境的自然現象，但經保育人士提倡其重要性之後，紫斑蝶已被當地居民轉化成茂林區的關鍵象徵物（key symbol），位在茂林區的魯凱下三社把牠當成和其他地區魯凱族不同的地方。生物多樣性的保存是人為選擇的結果，與以人為中心（anthropocentric）或以生物為中心有關。下三社魯凱人特別著重於紫斑蝶的保育，並將其與文化意涵連結而強化其重要性，當地人表示用「蝴蝶」形容一個人代表他是靈巧、跑得快的。¹³ 因此，被保育的生物物種與當地社群認同之間的關連性與建構過程，亦為本文探索方向之一。

筆者擬探討的議題主要為：在高雄市茂林區魯凱下三社人的在地知識、族群意識覺醒、發展計畫之間的串連關係。族人如何透過發掘傳統知識，促進族群內部與外部之間我群意識、人我區辨覺知？而相異位置的行動者（如：外部昆蟲學者、內部民族科學家）如何善用傳統組織、社群資源，來推動發展計畫？筆者參考 Vivanco 的主要關懷，即追蹤科學、觀光、發展及村落社群等強而有力的秩序之關鍵互動與過程。¹⁴ 本文以高雄市茂林區為例，討論在當代永續發展潮流下生態觀光的興起，以及處理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在地社群之間的關聯性。再者，筆者將考量無形文化資產中關於自然界與宇宙的知識與實踐，並針對紫蝶幽谷的意象建構進行象徵分析。

11 王長華，〈魯凱族階層制度及其演變——以多納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12 王美青，〈地方知識與永續發展——魯凱族下三社群的文化資產與自然資源管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論文，2012）。

13 王美青，〈文化表徵與族群性——魯凱族下三社群的認同建構〉，頁 90。

14 Vivanco, Luis A., *Green Encounters: Shaping and Contesting Environmentalism in Rural Costa Rica*.



貳、魯凱下三社時空定位

目前在官方族群分類下，臺灣原住民族共 16 族，分成 42 個方言別。魯凱語分為東魯凱語、茂林魯凱語、萬山魯凱語、多納魯凱語、大武魯凱語、霧臺魯凱語。¹⁵ 其中，東魯凱語屬東魯凱群，茂林魯凱語、萬山魯凱語、多納魯凱語屬下三社群，大武魯凱語、霧臺魯凱語則屬西魯凱群。¹⁶

目前下三社人以母語發音，用漢字書寫各部落的名稱。¹⁷ 茂林部落的自稱為「得樂日卡」/「得樂日嘎」（Teldreka）；萬山部落的自稱為「歐布諾伙」（'Oponoho）；多納部落的自稱為「古納達望」（Kungadavane）。



圖 1 魯凱族分布圖

圖片來源：林志憲繪製。林志憲，〈真假魯凱，傻傻分不清……真假的，魯凱族還有分真魯凱和假魯凱？！〉。資料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15 日。網址：<https://www.matataiwan.com/2013/09/25/true-false-rukai/>。

15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語言別、範圍、配分及合格標準〉（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網址：<http://lokahtsu.org.tw/resource/103lokahtsu.doc>。

16 王美青，〈多納（Kungadavane）之階序與起源論述〉，《高雄文獻》，8（3）（2018），頁 128。

17 魯凱下三社位於今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萬山里、多納里，其與鄰近西魯凱群（位於屏東縣霧臺鄉好茶、阿禮、吉露、霧臺、神山、大武、佳暮、谷川八個部落，部分遷居三地門鄉青葉、德文、瑪家鄉三和、美園與臺東縣金鋒鄉等部落）、東魯凱群（位於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新村）的相對位置圖，請見圖 1。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之一》¹⁸、《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¹⁹、及〈高砂族の移動及び分布〉²⁰等文獻記載了過去茂林、萬山、多納三個部落的族群關係與形成過程。

茂林早期的活動範圍遠達西部平原，因此和 Siraya（西拉雅）與 Taivoan（大武壠）等平埔族關係密切。在小島由道所蒐集到的口傳資料中，茂林部落和 Taivoan 人彼此認為對方是從自己分出去的族人，馬淵東一所蒐集到的資料和當代多納報導人的想法，則呈現出茂林部落和 Taivoan 人曾有蕃租關係（租佃關係）。拉阿魯哇人在東遷前的活動範圍亦與茂林部落重疊，因此兩者之間關係密切，曾相互通婚。此外，馬淵東一的版本和「太陽之子」的傳說均顯示出，茂林甚至有一貴族頭目家族是來自於多納。依部落流傳的「太陽之子」神話顯示，茂林和多納的祖先同為太陽神之子，二人係兄弟。在今日下三社人的眼中，茂林和多納的關係也是比較近的，至少語言相近，而茂林和多納的人均公認萬山的語言非常難學。

萬山部落早期分布在北方和東北方的馬里山及內本鹿山山麓一帶，後來因布農族郡社群移入該地域，造成兩者之間關係密切。萬山和拉阿魯哇人因為獵場相近，兩者之間往來頻繁。傳說中萬山部落另有一群人翻山越嶺到了東部，成為今日卑南族的初鹿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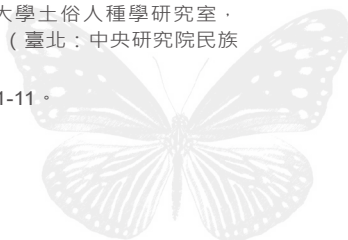
多納則四百年前即在現址附近生活，因地緣關係，與排灣族拉瓦爾（Raval）群、魯凱族西魯凱群、及卑南族等均接觸頻繁，進而建立相互移居或通婚的關係。小島由道蒐集到的口傳資料還顯示，六龜地方的 Taivoan 人相傳他們有一部分族人往山上走，成為後來的多納和茂林。

過去下三社活動的範圍遍及今茂林區境，甚至更遠，鄰近各鄉原住民的活動範圍，也曾進入茂林區境內。茂林部落有從今高雄市內門區、六龜區、南邊屏東排灣族拉瓦爾群遷來的分支，多納部落有從茂林部落、南邊屏東排灣族拉瓦爾群遷來的分支，萬山部落有從內本鹿一帶遷來的分支，並有一分支東遷至臺東卑南族初鹿部落。現在行政區劃

18 小島由道，《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第一冊》（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20）。小島由道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1920]）。

19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1935）。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著，黃文新譯，《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8[1935]）。

20 馬淵東一，〈高砂族の分類——學史的回顧〉，《民族學研究》，18（1、2）（1953），頁 1-11。



的結果，使得鄉境界域固定下來，但此一劃界方式和過去曾在這片土地上活動過的原住民族群之認知有所出入，在繪製部落地圖、確立傳統領域邊界時，相當具爭議的便是大、小鬼湖究竟是屬誰的。

參、紫斑蝶意象的象徵建構

Jared Diamond 從人類社會過去成功的經驗歸納得出兩種管理模式，分別是「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²¹ 轉換成今日國家架構，前者運行於地方層次，而後者運行於官方層次。臺灣自 1990 年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推行「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以來，地方社區逐漸習得「由下而上」的管理模式。社區營造的基本精神即是地方居民自發性地形成由下而上的決策模式，它有助於重新凝聚居民對社區的認同與向心力。一方面，政府政策若想在地方順利推行，常需要透過社區發展協會作為中介的溝通橋梁；另一方面，居民也常透過協會得知新推行的政策以及申請各項補助的管道和辦法。

本文所處理的發展分為二個面向：文化發展與永續發展的精神相互支援。文化發展以「提升生活的品質」為目標。方法包括：（1）從本身的文化知識與生產中去創造所得。（2）運用各式各樣的社會資源、文化資源、經濟資源及物質資源來促進地區層級（local-level）的發展。（3）從既有的文化資產中創造利益，這可藉由保存具有社會意義的自然資產、創造永續的觀光收益等方式來達成。（4）強化對多樣性的尊重。²²

永續發展的定義為「發展要滿足現在的需求，但不能損及將來的人類滿足其本身需求的能力」。永續發展的第一步是生物資源的保育。生物多樣性包含基因、物種及生態體系的多樣性，而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息息相關。

國際社群日益重視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之間的密切關連性。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締約國認識到許多體現傳統生活方式的原住民和地方社區同生物資源有著密切和傳統的依存關係。文化即生活方式（ways of life）；人類社會存在著多元的生活方

21 Diamond, Jared 著，廖月娟譯，《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臺北：時報文化，2006 [2005]）。

22 Throsby, David 著，張維倫、潘筱瑜、蔡宜真、鄧歷安譯，《文化經濟學》（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3[2001]），頁 86。

式即構成文化多樣性。文化多樣性有助於人類社會去適應環境的變動，進行回復與調整。聯合國《無形文化資產護衛公約》考慮到無形文化資產是文化多樣性的熔爐，又是永續發展的保證，考慮到無形文化資產與有形文化資產和自然遺產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而通過公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賦予「無形文化資產」的解釋為：

一個社群、團體、或個人將其生活型態、呈現、表達、知識與技能視為其文化資產的一部分，有時也稱為活體文化資產（living cultural heritage），這種文化資產存在於下列型式之中：

1. 以語言為媒介的口傳或口述傳統；
2. 表演藝術；
3. 社會習俗、祭儀、及節慶活動；
4. 有關自然界與宇宙的知識與實踐；
5. 傳統工藝；

無形文化資產是人類社群團體因其生存環境、與大自然的互動、及生存歷史條件所創造出的一種世代相傳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給予社群團體一種認同與延續感；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可以促進文化多樣性及人類創造力的發展。²³

由此可見，為了達到文化發展與永續發展的願景，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相互交織、緊緊相繫。生物多樣性是永續發展的第一步，而文化多樣性是永續發展的保證。

臺灣文建會自 1990 年代起所提出之「社區總體營造」、「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文化創意產業」等文化政策均以「提升生活品質」作為政策目標。以魯凱下三社為例，社區針對環環相扣的文化、產業、環境，進行「總體」的營造，同時結合生物資源與文化資源的運用。茂林區的「三黑」計畫體現了「產業（紫斑蝶、萬山岩雕、黑米）文化化」的精神。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當地人簡稱茂管處）強調紫斑蝶是茂林人生活的一部分，茂林生態公園所在地 Dau Gen Na（島給納）是茂林魯凱族祖先相傳水的源頭，將雙

23 洪孟啟、郭麗敏，〈國際教科文組織無形文化資產認定及在地行動研究計畫〉（臺北：國際民間藝術組織臺灣分會，2005），頁 5-6。



翼閃著紫黑色光澤的紫斑蝶意象和傳統生活做連結。石板的應用包括石板屋、石板烤肉、石雕、石板工藝品等。在地藝術工作者以萬山岩雕的傳說故事來強化岩雕藝術的遠古性，揉合了傳統元素石板和現代媒材進行黑灰板岩創作。多納居民以黑小米的神話典故加深黑米祭時間的深度，詮釋黑米祭的由來是為了紀念水神賜給族人黑小米種，論述上與傳統信仰結合。茂林區在做法上綜合了多樣化的社群資源，包括文化資源、自然資源與蝴蝶資源，發展文化觀光及生態觀光。

在「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政策脈絡下，三黑產業成了今日茂林區居民強化彼此同中有異的依據，同時也不再被外界視為阻礙了現代化與進步的弱勢族群。反之，在大環境新氛圍下，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與藝術成為新興文化創意產業的靈感泉源，對於推動永續發展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及重要性。

「高雄縣茂林鄉紫蝶幽谷保育協會」前理事長 BI 為魯凱族的蝴蝶保育達人。茂林區紫斑蝶保育尖兵包括來自茂林、萬山和多納的族人，從事導覽解說的工作。紫斑蝶生態教學園區位在紫蝶幽谷的谷口，BI 介紹了紫斑蝶的生態習性：

每年冬天北部的紫斑蝶都會聚集到這個谷口後面的山谷裡面去越冬，就是在那邊休息，在那邊過冬。天氣很好的時候，出太陽的時候，牠早上就會跑出來，跑出這個谷口，在這個地方飛舞。牠來這裡只有做兩件事情：一個是喝水，一個是日光浴。所以到天氣比較沒有太陽之後，就是 12 點以後，牠又要回到山谷裡面。牠們沒有在這個地方繁殖，準備起飛的時候，就是 3 月分的時候，3 月分牠要回北部了，回中北部的時候牠就開始在這邊談戀愛。所以在 3 月的時候很多公的、母的，開始求偶了。3 月中的時候牠們就開始做這些交配的行為。然後開始吹西南氣流的時候，3 月分的時候，牠就這樣全部往北飛。所以牠大部分在中北部產卵。茂林剛剛好是非常適合牠的溫度的地方。茂林鄉的人很善良，不會去破壞牠們的棲息地。這裡面種了很多紫斑蝶喜歡的植物，譬如說牠最喜歡的蜜源，最喜歡的蜜源就是澤蘭，田代氏澤蘭。所有的斑蝶都非常喜歡這個。牠寧願被我們抓，也不願放棄吸牠的花蜜，就一直在那邊吸，好像我們原住民酒醉了。牠的蟲寶寶，生下來要吃的東西，這邊就有了，澀葉榕。圓翅紫斑蝶和端紫斑蝶都喜歡吃這個。媽媽會把牠的卵藏在這個地方，然後寶寶就吃這個東西，長大了就變成蝴蝶。

BI 是茂林區致力於紫斑蝶的保育和文化保存工作者，從培養部落的解說員開始，希望透過認識紫斑蝶的生活習性，來養成部落生態保育的工作。

BI 是國小主任退休，他表示，還在茂林國小服務時，常聽小朋友講「蝴蝶王子」，就是指發起茂林紫蝶幽谷生態復育的昆蟲學者詹家龍，可是 BI 那時還不認識詹家龍。有一天接到詹家龍來電，告訴他：「我們這裡都是你的學生，他們選了你當理事長。」原來參與紫斑蝶保育的族人很多都是 BI 的學生，為了方便和公部門溝通，他們一致推舉 BI 擔任「高雄縣茂林鄉紫蝶幽谷保育協會」的理事長，可是當時 BI 並不知道什麼是「紫斑蝶」，由於陸續接到記者來電詢問紫斑蝶事宜，他才覺得有必要了解一下什麼是「紫斑蝶」。後來他才知道紫斑蝶就是黑黑的蝴蝶。BI 指出，以前茂林有很多紫斑蝶，小時候提水都要用姑婆芋葉子蓋住水桶，否則紫斑蝶會掉進水桶內，族人認為紫斑蝶的鱗粉會污染水，水就要倒掉，重新再盛，所以小時候覺得紫斑蝶很討厭。小時候常和其他小朋友丟石頭到山谷裡，一大群蝴蝶就會飛起來。現在停車場的地方以前是個小山谷，聚集很多蝴蝶。詹家龍告訴 BI 茂林的紫斑蝶很多，BI 告訴他以前更多。

自 2006 年起，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每年都會舉辦「雙年賞蝶活動」。茂管處為紫斑蝶量身打造了「紫色精靈」形象的化身，「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網頁寫著介紹「雙年賞蝶活動」的文案：

「2006/2007 紫紫點點·茂林尋幽賞蝶」活動簡介：

當冬日清晨，第一道曙光降臨於茂林紫蝶幽谷時，沉睡中的紫斑蝶就被喚醒，並開始熱烈追求那穿透過樹冠、林間投射的光線，時而一動也不動的展示著牠的幻色影衣，時而高高低低的在山谷裡穿梭飛行，不僅為遊客提供一個最佳的生態旅遊去處之外，也為冬日帶來些許暖意。²⁴

2008/2009 雙年賞蝶活動：

冬季的清晨 喚醒了沉睡中的紫色精靈

24 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2006 年紫紫點點 茂林尋幽賞蝶活動〉。資料檢索日期：2012 年 1 月 18 日。
網址：http://www.maolin-nsa.gov.tw/active/2006_purple-butterfly/ct/web.html。



白色的小點 散落在藍紫絲絨般的羽翼
星圖般的翅膀 翩翩起飛
紫蝶幽谷 讓人心醉的紫色迷幻
雙年賞蝶 與您交會的幸福見證²⁵

2011/2012 雙年賞蝶活動活動說明：

高雄市茂林區的「紫蝶幽谷」與美洲「帝王斑蝶谷」齊名，同屬世界級的自然資產，紫斑蝶因屬不耐低溫之蝴蝶，每逢秋冬之際，就會如候鳥般，向南臺灣低海拔山谷進行一年一度的遷徙之旅，形成群聚越冬的「紫蝶幽谷」生態奇觀。

為迎接這些紫蝶嬌客的到來，本處特別規劃一系列導覽解說賞蝶活動，希望藉此讓國人瞭解這項傲視全球的世界級景觀的生態，並進而能夠喚醒國人的保育意識，讓生態獲得永續的保護。

由於紫斑蝶是屬於不耐低溫的蝶種，賞蝶必須為微風晴天、陽光普照，氣溫約 22 度至 27 度的上午，才有機會遇到成群結隊紫蝶飛舞，天候不佳的雨天或陰天，紫斑蝶為保持體溫，反而會在樹枝或樹葉休息靜止不動。²⁶

從茂管處網頁文案可看出從紫斑蝶被形容為閃爍著幻色、飄逸的「紫色精靈」，並強調「紫蝶幽谷」為世界唯二的越冬型蝴蝶谷之一，雖然只是茂林魯凱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具有世界級的地位與重要性，是紫斑蝶世界分布地圖的主要地點，也是世界級的自然資產與生態奇觀，希望藉由導覽喚起國人的保育意識，讓紫斑蝶生態能夠永續長存。旅行社推出的賞蝶行程還包括欣賞魯凱族婚禮，參觀石板屋，品嚐原住民風味餐、美濃板條，琉璃 DIY 等活動，除了生態旅遊外，更標榜著深度人文之旅。

茂管處並強調「賞蝶守則」，希望遊客能夠珍惜得來不易的每年到此越冬的紫斑蝶嬌客：

25 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2008/2009 雙年賞蝶活動〉。資料檢索日期：2012 年 1 月 18 日。網址：<http://www.maolin-nsa.gov.tw/active/purple-butterfly/index.html>。

26 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2011/2012 雙年賞蝶活動活動說明〉。資料檢索日期：2012 年 2 月 1 日。網址：http://www.maolin-nsa.gov.tw/Event/2011_butterfly/intro.html。

除研究調查、學術研究、教學用途外，禁止捕捉蝴蝶、幼蟲與蛹體等破壞行為。

禁止大聲喧嘩、攀折花木等破壞行為。

未經核准請勿自行進入棲息地。

事先熟悉賞蝶圖鑑、望遠鏡、生態調查表的使用。

服從導覽解說人員指導或跟隨有經驗者同行，熟悉賞蝶訣竅及培養敏銳觀察力。

除攝影及觀察記錄外，不得干擾蝴蝶行為。

請保持環境清潔，誤將垃圾留於賞蝶活動現場。

除足跡外什麼都不留，除攝影及觀察記錄外，什麼都不帶走。

請攜帶一顆快樂的心。²⁷

茂管處希望透過賞蝶的活動，讓造訪的旅客學習到環境教育，以達到生態觀光的目的，即永續發展。一方面享受生態饗宴，另一方面也觀察、記錄蝴蝶的生態習性。帶走知識，但不帶走花草與蝴蝶；只留下足跡，但不留下汙染。遊客不能任意進入紫斑蝶棲息地，以免破壞環境。

生態智慧蘊含於在地知識中，茂林的動植物神話中，說明了人與自然原本和諧的關係，以及食物充盈、不虞匱乏的狀態，但後來因人類貪心而使得從此人類必須辛勤耕種與打獵才得以飽食一頓的轉折。今日推廣生態保育的族人以此勉勵其他族人記取神話所傳遞的教訓與課題，勿竭澤而漁、寅吃卯糧，對環境予取予求的結果是大自然無情的反撲。經歷八八風災巨變讓茂林族人捐棄以往環繞著土地私利而產生的紛紛擾擾，轉而覺醒並變得更加團結以及有向心力。但為了生計，有些原住民將土地賣給外面財團，因為是山地保留地，所以名義上是登記在原住民名下，但實際上已轉手讓予外人，八八風災後茂林區唯一倖免的溫泉——萬山溫泉的開發勢在必行，在地居民形容此舉為「順應民意」。

根據筆者田野調查結果歸納分類，在茂林，蝴蝶（紫斑蝶）的族語為「svongvong」，其詮釋是多義的。其一、茂林耆老表示其意為「做事情有節奏的人」；其二、女性茂林

27 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賞蝶守則〉。資料檢索日期：2021年4月21日。網址：https://theme.maolin-nsa.gov.tw/butterfly/page_4-4.html。



耆老表示，蝴蝶紋象徵「手工靈巧、擅長家事、編織的女性」；其三、發起紫斑蝶保育的昆蟲學者詹家龍表示「茂林是一切的起點」，他形容紫斑蝶每年秋冬乘著「滑翔翼般翅膀」來到高屏地區魯凱族、排灣族聖山北大武山²⁸；其四、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網頁文案建構其為「紫色精靈」意象。其五、2011 年高雄縣市合併後首次舉行的黑米祭闖關遊戲完成者可獲得精美神秘禮物琉璃珠幸運祈福瓶串飾一份，其包裝內文案有二類，包括國定有形文化資產「萬山岩雕群遺址」其中一座「孤巴察峨」為族語「刺繡」之意，以及「勇士為蝴蝶化身」的現代意象神話建構。

根據筆者實地走訪「黑米之鄉」——多納，2011 年黑米祭第二天會場，主辦單位攤位展售黑米、小米等農作物、稻米束、裝盛黑米印有「黑米祭 水神的祝福」字樣的琉璃珠吊飾。吊飾包裝上的文案有二種：其一為「茂林 飛舞的精靈」：

一直以來，魯凱族人相信蝴蝶是勇士的象徵，他們認為，跑得比蝴蝶還快的人就是勇士。很久以前，一隻蝴蝶在隱密的山谷中羽化出一對色彩斑斕的翅膀，這隻蝴蝶展開翅膀飛越了各個部落、山林、溪谷，也飛越了茂林的山谷，同時灑落了一地耀眼炫目的繽紛寶藏。部落頭目派遣了斥侯追尋蝴蝶的蹤跡，但蝴蝶實在太快，就算是騎上了雲豹還是無法跟上他的身影。於是，頭目號召了部落裡所有的青壯年人，只要誰能夠追上蝴蝶、找齊蝴蝶散落一地寶藏的人，將會被視為部落的勇士。

茂林耆老 BI 認為視蝴蝶為勇士係後來的人創造出來的詮釋。依筆者理解，西魯凱群認同自己是「雲豹的傳人」，但下三社群並無此起源傳說。

根據熟悉茂林傳統生態與文化知識的耆老 BI 指出，蝴蝶紋在茂林部落不具有重要的文化意涵，沒有蝴蝶的傳說故事。「蝴蝶」（svongvong）一詞用來形容一個人做事情很有節奏。不像蘭嶼的珠光鳳蝶在達悟人／雅美人的生活中別具意義，和靈魂有關；茂林則是蛾類（abak）才是靈魂之意。他說：

蝴蝶紋不是重要的東西。圖騰不能隨便在你身上，擁有圖騰要經過貴族同

28 根據筆者整理文獻與田調經驗，北大武山主要是分布於屏東的排灣族拉瓦爾群、布曹爾群與魯凱族西魯凱群之聖山，位在高雄市茂林區的茂林、萬山、多納族人言談之間並未強調北大武山為其發源地之聖山。

意。沒有那個條件卻戴著的話，會被別人笑。我們部落對蝴蝶沒有特別的傳說故事。「蝴蝶」是用來讚美一個人很會跳、動作很靈活、做事情很有節奏。很多蝴蝶紋的故事是後來創造的。蘭嶼的珠光鳳蝶和他們的靈魂有關。我們蛾類全部叫 abak，靈魂之意。

「得恩谷生態民宿」的房間內有「蝴蝶之珠」的圖案和文字，但 BI 表示，很多琉璃珠是後來創作的，傳統上沒有「蝴蝶之珠」。他說：「我們沒有『蝴蝶之珠』，是創作的，我們只有『孔雀之珠』，蝴蝶沒有列入琉璃珠之內。」有別於此，位在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為電影《海角七號》設計琉璃珠項飾的「蜻蜓雅築珠藝工作室」，設計創意者為排灣族人，其中一項傳統琉璃珠名稱為「蝶蛹之珠」，代表豐收、蛻變之意，象徵芋頭葉上常看到的巨眼綠蟲，排灣族老人家說若芋頭田豐收時就會見到綠蟲，小綠蟲變成蝶蛹後就是蛻變的開始。

在地方社會之象徵秩序的符碼化形構下，社群成員共享文化象徵，但個體賦予其相異的意義。族人共享相同三黑發展計畫的內容，亦即茂林區三個里的居民均能指出三黑所代表的產業為何，並強調三個社群之間的差異性。不過，此三項地方文化產業（紫斑蝶生態觀光、史前岩雕藝術、神聖黑小米種）推行的結果，是否加深了三個部落族人欲脫離「魯凱族下三社群」此一學界與官方的族群分類，而個別積極爭取族群正名的現象，有待後續進一步的觀察。

在傳統知識中，茂林區三部落族人各自經常引述的神話傳說：

1. 茂林：過去部落周圍有許多豐富的動物資源，族人只要從動物身上拔下一根毛，即有獸肉可以食用。但有一天一位貪心的族人從動物身上割下一塊肉，傷害了動物，從此動物遠離部落，族人需要肉食，便必須跑到深山狩獵才有肉吃。故事意旨在於提醒族人勿貪心狩獵過多動物，狩獵動物勿竭澤而漁。反映生物多樣性取決於文化多樣性，傳統知識維護了生物資源的利用，俾益永續發展。²⁹
2. 萬山：從前萬山頭目家族娶了今日高雄市桃源區的異族媳婦（一說為布農族，另一說為拉阿魯哇族），她因煮食萬山人視為神聖動物的百步蛇給家人吃，觸犯禁忌而被逐

29 詳見王美青，〈環境崩壞與社會應變——以山美和茂林的生態智慧為例〉，《嘉義研究》，8（2013），頁 35-74。



出家門，她在返回娘家途中，路經大岩石區塊，便邊吃蛇，邊用手指在岩石上作畫，此即今日萬山岩雕的由來傳說。她回到娘家後，又導致萬山部落與桃源區部落之間因通婚關係破裂而轉為相互敵對的戰爭展開。吃百步蛇的女人故事內容呈現萬山部落與異族之間的族群象徵邊界和互動關係。³⁰

3. 多納：久遠以前，一位母親在田裡工作，將小嬰孩置於搖籃中，工作期間嬰孩啼哭不已，但母親仍持續工作未加理會。待她勞作完畢一看，嬰孩不見了。夜裡紅塵峽谷水神託夢告知她，祂將嬰孩抱走了，並表示此後會和她一起在田裡工作，日後孩子長大成人再歸還給她。從此這位婦人便獲得水神贈予黑小米種子並傳授耕作技術，但耕種過程中族人看不見無形的祂。過了數年，有一天終於盼到小孩成年回來了，並成為部落的頭目領導族人，族人便舉行祭典，紀念並感謝水神照顧族人。此即黑米祭的由來，述說紅塵峽谷水神賜予族人黑小米種子的經過，反映出黑小米的神聖性與部落首領的象徵式權威。³¹

這些神話傳說即是下三社族人之間象徵秩序得以維持的口述傳統，它們彰顯了三個部落的社會制度、文化價值與歷史深度，包括區辨頭目、貴族、平民的階序性社會分類，祖先在陶壺內孕育之初百步蛇在旁守護因而衍生出崇敬百步蛇的靈性與信仰，遠古之初部落特有的黑小米由來與神聖性。

上述神話傳說所傳遞的傳統知識與價值，亦屬於無形文化資產中的自然界與宇宙的知識與實踐，反映出南島語族的藝術主題與社會形式之間的關聯性，同時亦構成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有助於在地的文化發展計畫實踐。

在當代文化觀光與文化復振的政治經濟脈絡下，紫斑蝶、萬山岩雕、黑米逐漸形成茂林區重要的文化象徵，也是凝聚社群集體認同的途徑。除了族人主觀上的認知外，也具有客觀的存在實體。族人對文化象徵的詮釋，畫出了不同於往昔的族群邊界。茂林區有些族人期待三個里彼此能夠和目前官方分類承認的 16 族享有平等的族群地位，亦即能夠獨立為三個不同的族群，而不僅只是依附於大魯凱意識下的亞群。茂林區新形塑的文化象徵物（三黑：茂林紫斑蝶、萬山岩雕、多納黑米），呈現出與其他兩群魯凱族（西

30 詳見王美青，〈文化遺產的脈絡、記憶與詮釋：以萬山岩雕為例〉，《民俗曲藝》，186（2014），頁 11-57。

31 詳見王美青，〈社區協會與文化復振——以多納黑米祭為例〉，《高雄文獻》，5（1）（2015），頁 38-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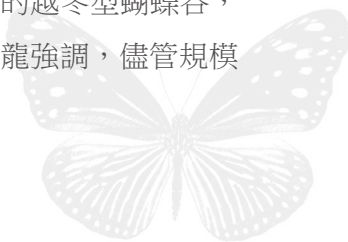
魯凱群、東魯凱群）可相區辨之處，以及下三社群內部三個部落之間的差異性。高雄市政府、茂管處、茂林區公所、社區居民在論述上強調此三項社群資源的稀有性、特殊性，足以代表三個里的主體性和族群標誌（ethnic markers）。

文化的根與地方緊緊相繫。文化的沃土孕育出約定俗成的生活規範、族群精神與物質文化。萬山岩雕對萬山人而言，如同文化的根基，現今族人的藝術創作即從中汲取養分，將在地岩雕藝術的源頭上溯至史前時代。黑米祭是在傳統小米收穫祭的基礎上，融合黑小米神話，雖然是新創的文化展演，但其意涵指向過去。紫斑蝶過去是族人生活中熟悉的一份子，但不甚重要，在昆蟲學者與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聯合打造下，形成了觀光產業中重要的一環。茂林國小、茂林生態公園均有蝴蝶意象裝置，茂林國家風景區的新威景觀大橋以紫斑蝶飛舞的意象作為設計靈感來源，紫斑蝶儼然成為新的文化象徵（cultural symbol），和族人的生活產生新的連結。

茂林區的族群藝術主題歷經三時期的轉變，這涉及了階序性社會形式、從藝術階層化到藝術產業化之文化脈絡與歷程。1990年代，響應文建會推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具代表性的象徵圖紋出現在茂林區的社區公共藝術上：百步蛇紋、人頭紋、太陽紋、陶壺、琉璃珠、青銅刀、百合花、大冠鷲羽毛、連杯。2006年起，茂管處推行「雙年賞蝶」活動，主角紫斑蝶的意象展現在茂林生態公園、茂林國小、烏巴克藝術空間、新威景觀大橋、得樂日嘎大橋等公共場址。2007年，在萬山岩雕登錄為第七座國定遺址後，在地族群藝術家在部落獵人帶領下，前往位在深山叢林間的萬山岩雕群遺址進行拓印和360度的攝影，並將岩雕上的象徵圖紋彩繪於部落的文化空間，讓沒到過萬山岩雕群遺址的部落兒童能夠欣賞和認識「祖先的紋路」，具有尋根溯源的意義。

肆、紫蝶幽谷：以在地社群為基礎的保育

茂林「紫蝶幽谷」的生態保育由昆蟲學者詹家龍展開。1996年詹家龍造訪茂林時，發現當地一處紫斑蝶棲息地蓋成停車場，對生態造成破壞，因此他寫計畫向農委會提案，通過後他開始演講、開設課程，宣導臺灣的「紫蝶幽谷」是世界唯二的越冬型蝴蝶谷，另一個越冬型蝴蝶谷位於太平洋彼岸墨西哥的「帝王斑蝶谷」。詹家龍強調，儘管規模



較小，但不像墨西哥的「帝王斑蝶谷」只有單一蝶種，臺灣的「紫蝶幽谷」有約 13 種的蝴蝶種類，其可貴之處在於較為多元。儘管臺灣紫蝶幽谷在數量上不及墨西哥帝王蝶谷，但是以紫斑蝶為主，青斑蝶次之的多蝶種群聚同一棲地越冬的現象，卻是臺灣斑蝶越冬生態與帝王斑蝶由單一蝶種形成越冬集團截然不同的地方。³² 目前已知可能出現在紫蝶幽谷內的蝴蝶共有 12 種，其中主要是以在黑褐色翅膀上鑲著如絨布般質感紫色鱗片的小紫斑蝶（參見圖 2）、斯氏紫斑蝶（參見圖 3）、端紫斑蝶（參見圖 4）及圓翅紫斑蝶（參見圖 5），其次是翅膀上散布著許多水藍色斑點的小紋青斑蝶、淡紋青斑蝶及琉球青斑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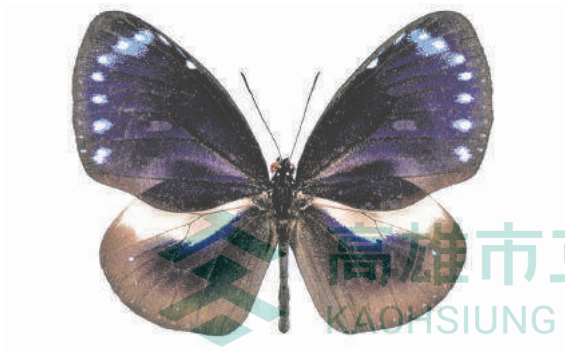


圖 2 小紫斑蝶

圖片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紫蝶生態網〉。資料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23 日。網址：https://theme.maolin-nsa.gov.tw/butterfly/page_2-2.html。



圖 3 斯氏紫斑蝶

圖片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紫蝶生態網〉。資料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23 日。網址：https://theme.maolin-nsa.gov.tw/butterfly/page_2-2.html。



圖 4 端紫斑蝶

圖片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紫蝶生態網〉。資料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23 日。網址：https://theme.maolin-nsa.gov.tw/butterfly/page_2-2.html。



圖 5 圓翅紫斑蝶

圖片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紫蝶生態網〉。資料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23 日。網址：https://theme.maolin-nsa.gov.tw/butterfly/page_2-2.html。

32 詹家龍，〈紫斑蝶——飛越 400 公里的蝴蝶之旅〉（臺中：晨星，2008），頁 79。

紫斑蝶從生物資源演變成文化表徵，內含轉化的過程。生物多樣性是人為選擇、以人為中心的（anthropocentric）。紫斑蝶原先在族人生活裡並不重要，但後來因為外來人為因素介入，從眾多物種中，單挑了紫斑蝶進行保育，這和人主觀的認定有關。這其中最主要的保育發起人便是昆蟲學者詹家龍，他影響了政府（農委會、茂管處）與在地人對蝴蝶資源的認知。然而，這是一個漸進式與互相協商的過程。

Paul Sillitoe、Peter Dixon 與 Julian Barr 試圖塑造出應用於發展的原生知識取向（indigenous knowledge approach），以期對發展的過程有所貢獻。³³ Sillitoe 等人提出了在方法論上將科學家與農人的關係視為構成一個連續體。他們認為這個新觀點較能反映當前的狀況，並能將我們帶到原生知識定義的論辯核心及其修正中（參見圖 6）。光譜的一端是未受正式教育的貧農（在地人〔local people〕），我們也許可以假設他們最接近「真正的」（real）原生知識，從他們的文化傳統中衍生而來。光譜的另一端是西方科學家（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natural & social scientists〕），他們嘗試將一些同理心和地方的感知與實踐融入他們的工作內，正與跨學科研究的問題奮戰中。³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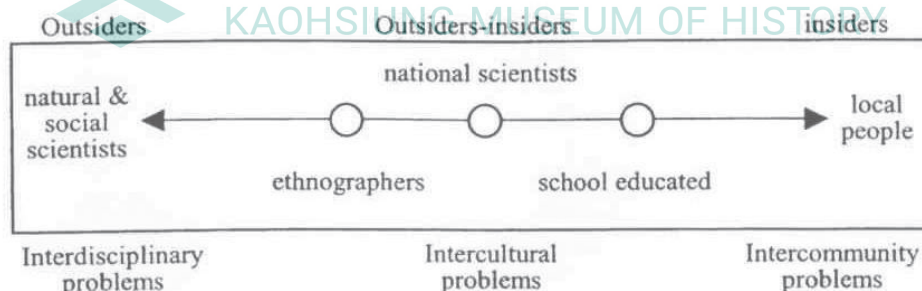


圖 6 知識的連續體 (knowledge continuum)

圖片來源：Paul Sillitoe, Peter Dixon & Julian Barr, *Indigenous Knowledge Inquiries: A Methodologies Manual for Development*. (Dhak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

沿著連續體，起於經驗完全來自於當地的貧農（在地人〔local people〕），接下來是受過一些正式教育並稍微熟識科學的當地人（受過學校教育者〔school educated〕），

³³ Paul Sillitoe, Peter Dixon & Julian Barr, *Indigenous Knowledge Inquiries: A Methodologies Manual for Development*. (Dhaka: University Press, 2005).

³⁴ Paul Sillitoe, Peter Dixon & Julian Barr, *Indigenous Knowledge Inquiries: A Methodologies Manual for Development*, pp. 5-6.

他們將其和源自地方的知識與文化遺產連結在一起。接著是受過大學等高等教育的社區成員（民族科學家〔national scientists〕），有些學過農業科目、環境科學和地理學等，他們是協力執行國家委託之研究與發展計畫的科學家。Sillitoe 等人將其置於光譜的中間，這些人有正式的科學背景，有些在大學任教，但他們也熟悉地方文化，他們是大都會社會中會說母語的成員。當他們返鄉時，不可避免地會將其所學傳遞給親朋，即便他們本身並未參與地方經濟。研究地方社區的社會科學家（尤其是民族誌學者〔ethnographers〕）也位在接近光譜中間的位置，銜接兩端之間的在地知識。³⁵

Sillitoe 等人指出，所有的知識都可能流進地方的池子中。鄉村居民對自然資源管理議題的瞭解是來自於多種源頭的知識混合體，為彙合的（syncretic）知識。並沒有一個傳統的在地知識曲目；反之，它在持續變遷的過程中，不斷受到外來觀念的影響。在原生知識的研究中，我們嘗試促成一些沿著連續體的溝通，並超越之，將聲音送達政策制訂者。Sillitoe 等人認為，連續體的觀念從地方的資源管理者延伸到從事研究的科學家，應有助於我們藉由統合全體而克服「我們」與「他們」的不當區分。³⁶

此外，Sillitoe、Dixon 與 Barr 表示，在地知識的研究取向主張將知識置於社會文化的脈絡中，而不是單獨的技術層面的問題。在知識協商過程中，人們將會依他們的社會文化位置與經驗來詮釋及修正他們所接觸到的任何科學技術資訊。在地知識也不是同質的，因此必須評估地方變異的程度。差異將會沿著性別、年齡、階級、職業等線存在，也存在於個人或社會地位相似者之間。社群內對發展採取不同立場的利益群體之間可能彼此衝突。因此，在地知識的研究並不是社會中立的（socially neutral）。³⁷ 筆者即擬以從事自然資源管理的原住民社群實例，來檢視圖 6 之知識連續體所涵蓋的不同位置的知識承載者各扮演何種角色，彼此之間如何溝通、協商、合作；參與發展計畫的社群內部之間、文化之間、及學科之間各在地方自然資源的管理上產生哪些問題（intercommunity problems、intercultural problems、interdisciplinary problems），如何尋求相互瞭解，並就共同認知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根據筆者民族誌實例研究顯示，魯凱下三社人在紫斑蝶保育上，在地知識與科學知

35 Paul Sillitoe, Peter Dixon & Julian Barr, *Indigenous Knowledge Inquiries: A Methodologies Manual for Development*, p. 6.

36 Paul Sillitoe, Peter Dixon & Julian Barr, *Indigenous Knowledge Inquiries: A Methodologies Manual for Development*, pp. 6-7.

37 Paul Sillitoe, Peter Dixon & Julian Barr, *Indigenous Knowledge Inquiries: A Methodologies Manual for Development*, pp. 17-18.

識並非相互對立，而是相輔相成、互相合作的關係。由於紫蝶幽谷的分布地幾乎都在魯凱、排灣族的居住地，紫斑蝶千百年來即是族人生活的一部分，昆蟲學家詹家龍深入了解茂林魯凱族文化，體認到以當地人為主體參與保育方為永續發展的正確策略。一方面，他運用生物學知識，進行紫斑蝶的棲地復育以及透過標記再捕捉法追蹤其遷移路線。另一方面，當地居民在自己私人土地上，培育蝴蝶的蜜源植物及蝴蝶幼蟲賴以維生的植物。自 2001 年 10 月起在茂林鄉公所人員協助下，開始在被破壞的紫蝶幽谷棲息地種下紫斑蝶的各種蜜源植物及原生樹種，總計在面積約 1 公頃的土地上共種植約 7,000 棵植物，使得茂林公園的植被在近幾年已漸恢復舊觀。當地人也參與政府與學者合辦的解說員培訓課程，自 2002 年 12 月由族人組成的「高雄縣茂林鄉紫蝶幽谷保育協會」成立後，協會也開辦解說員的培訓課程。

下三社人的傳統知識傳遞了不可貪心過度獵捕動物的訊息，茂林有一則神話指出，以前動物離人類很近，人類只要從動物身上拔下一根毛，便可以得到許多肉吃，有族人因為貪心，從動物身上割下一塊肉，從此動物遠離，人類必須辛苦狩獵，才有肉吃。今日在地核心保育人士在推動生態保育之際，仍引用此神話傳說典故來告訴族人要與周遭動物維持和諧的關係，勿竭澤而漁。在研究者、政府及當地人合力保育的情況下，茂林紫蝶幽谷的蝴蝶數量有明顯的回升。自 2006 年起，每年 12 月至隔年 3 月，「雙年賞蝶活動」也成為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主打的生態旅遊行程。據經營民宿的茂林居民形容，過年期間來的遊客量多得恐怖。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自 2001 年成立後推動的種種措施，包括賞蝶活動、自然資源的維護與生態觀光的宣傳，涉及了民眾參與、科學研究、行政力量與全球視野等要素之間的互動及協商。在其中，土地的轉移是當地經濟發展中的一項焦點：本來土地所有權歸部落公有，進入國家體制後大部分收歸為國有林班地，僅有少部分土地權留在當地人手中，但其轉讓受政府土地政策所管制。倘若紫蝶幽谷劃定為自然生態保護區，則族人不再能自由利用這些區域的土地，因此保育之初有些居民持反對意見，但大多數居民仍持正面立場。經由研究者與族人的宣導，幾乎所有茂林人都知道這個千百年來和他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紫蝶幽谷景觀其實並不尋常，全世界只有紫斑蝶和帝王斑蝶會像候鳥一樣有大規模的遷移越冬現象。進入現代社會後，從開發到保育，族人重新凝聚共識，重拾以往與自然共存共生的價值，且化為行動，展開並投入族人習稱「黑蝴蝶」之紫斑蝶的保育工作中。另一方面，當代「生態觀光」提倡將對環境的影響減至最低，又同時能夠為當地人帶來利益，但茂林的商家似乎不覺得紫斑蝶的保育與觀光能夠連帶地招徠



商機，因此兩者之間如何產生連帶效應，仍值得進一步的研擬及商議。

昆蟲學者詹家龍、趙仁方、陳建志等以及許多志工，長期在各地進行紫斑蝶的標放與蝶道的追蹤。由於紫斑蝶會遷移，茂管處提供標案讓專家學者從事紫斑蝶棲地的研究，如此一來，當地人便曉得要帶遊客到哪裡去看紫斑蝶。

從下三社的例子觀之，透過在地復育，社區居民也參與了茂林「紫蝶幽谷」的保育行列。在紫斑蝶的保育上，2002 年起迄 2007 年，由在地人組成的「高雄縣茂林鄉紫蝶幽谷保育協會」因規模較小且性質重疊，便與由平地人組成的「臺灣紫蝶幽谷生態保育協會」南部工作站一起合作，共同致力於紫斑蝶棲地的追蹤與保護，並辦理研習課程培育解說員。2007 年起，「臺灣紫蝶幽谷生態保育協會」南部工作站，將保育在地紫斑蝶的任務交由「高雄縣茂林鄉紫蝶幽谷保育協會」接續推動。族人肯定茂管處新任處長兼顧生態的、在地的二個發展方向，在觀光事務的推展上同時顧及生態與在地的面向。不過，發展觀光的限度是應「適可而止」或「多多益善」，族人之間尚存歧見，有待更多的溝通。（社群內部之間的問題）

投入紫蝶幽谷保育之初，詹家龍曾提出成立保護區的規畫，目前他表示，茂林居民本身不太會破壞環境，當初是為了避免外面的人亂開發才有此構想，但他認為茂林居民還需要「再教育」，還沒到談設保護區的那個點。茂林推動紫斑蝶保育的在地核心人士則表示，現在因為農作物價格不好，有些族人的土地閒置，但若聽到要設保護區，他們可能又會計較利益，因此暫時先不要打草驚蛇。（社群內部之間的問題）

家中經營生態民宿，畢業於生態旅遊研究所的茂林族人 DI 覺得學校學的理論沒什麼用，他是有接觸過外面專業知識的族人。他覺得全世界的賞鳥市場比賞蝶市場大得多。筆者認為，這就是「全球思維，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呈現出「global」與「local」的交點。DI 下一步要開發茂林的賞鳥市場。「Think globally」就是全球的賞鳥市場，「act locally」就是他想要發展在地的賞鳥觀光，充實鳥類知識，將茂林推向國際市場。他表示有些研究鳥類的學者專家到茂林調查鳥類，卻不肯提供研究報告給他，讓他取得這些鳥類知識。他覺得既然是在當地做的研究，為什麼不給在地人，不甚合理。（文化之間的問題）但實際上，他也有下過一番工夫，可以叫出周遭鳥的名字，說出牠們的習性。昆蟲學者詹家龍持續執行茂管處委託的計畫案，進行蝴蝶棲地的調查，等清楚蝴蝶的棲地之後，族人就可以帶遊客去觀賞，又不會破壞棲地。

當地生態民宿經營者自製了茂林觀光地圖（參見圖 7），DI 也指出觀光活動的問題點：

「蝴蝶宣傳一大堆，但客人來了不知道要去哪裡看蝴蝶。」他比較了國內外旅遊性質的差異：「帶客人導覽的方式在臺灣接受度低。國外請 tour guide 很流行。外國人來目的是旅遊、走路。」DI 指出了推展觀光活動的關鍵要素在於地點（location）：「茂林區不在臺北，臺北市場很大。烏來市場在臺北，茂林市場在高雄，但高雄人不會特地來茂林，屏東人消費力不大，只有國際市場可以走。」

他並比較了賞蝶與賞鳥的國際市場：「生態觀光市場不在臺灣，世界蝴蝶市場不大，賞鳥者較有錢，市場價導覽一天 4,000 元。外國人拿一本 guide book，拿筆勾看了哪些鳥，回去放在部落格上，炫耀看了多少隻鳥，來臺灣看了三、四千種鳥。臺灣人不一樣，拿相機照，亞洲人一樣都是這種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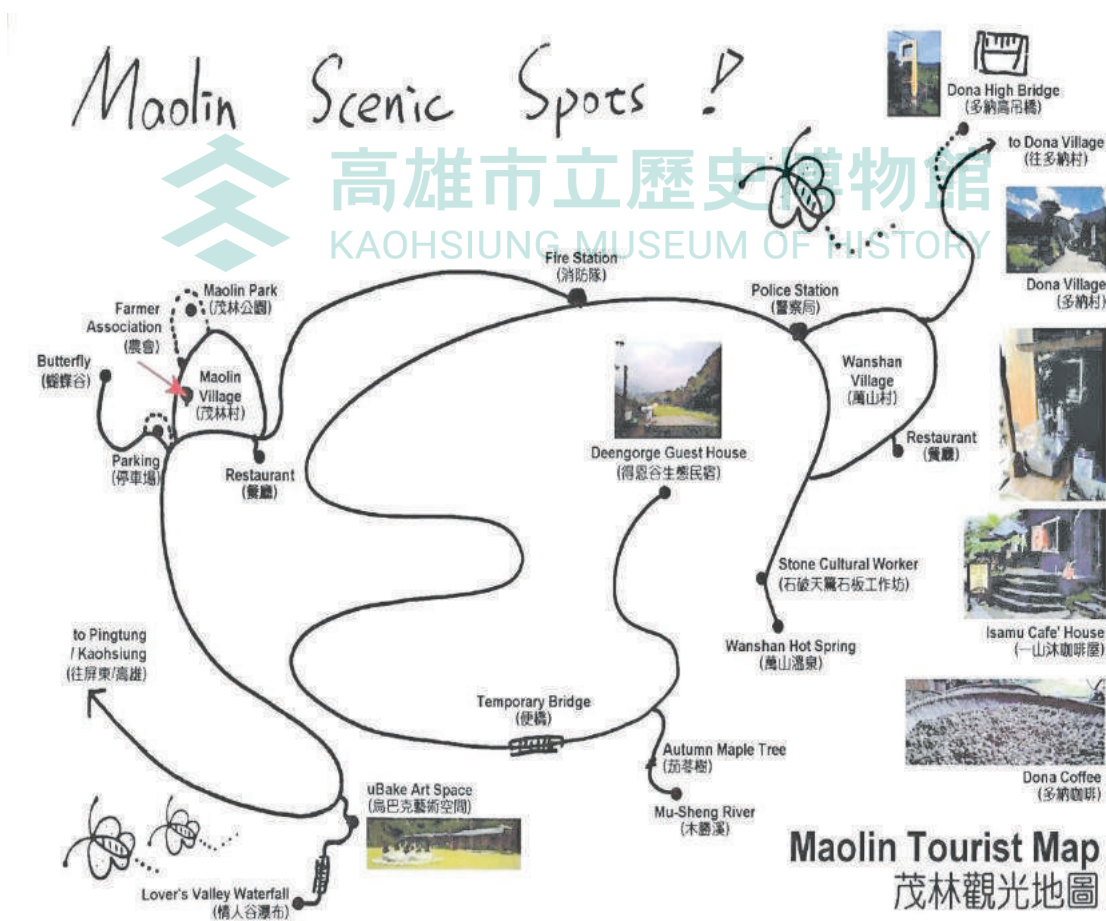


圖 7 茂林觀光地圖
圖片來源：陳彥君提供。

經營生態民宿的 DI 推動外國人的市場，他指出民宿的客人有三成是外國人，他們從天津走上來茂林谷。經營民宿時，晚上 DI 會帶來此出遊的小朋友做夜觀的活動，認識茂林在地生物，這裡有很多特有種動物在都市看不到。他藉由此種方式讓客人瞭解茂林的事物。但他表示在這過程中投入了相當大的努力。在做生態導覽之前，他必須先認識自己的土地上有什麼東西，例如蜘蛛、青蛙、蝦子、螃蟹等，這全部都是很大的工程。他認為自己認識這些東西，便可以用更專注、專業的方式，把它教給遊客，讓他們在旅途中，用不一樣的方式認識生態、認識茂林。

DI 並指出運用專業知識與外語能力在觀光經營上的重要性：「要有鳥類知識，像要有蝴蝶知識一樣。我學了十年英文，開民宿才會說英文。」

「得恩谷生態民宿」的草坪上有黑白相間、尾巴翹起來的小鳥飛翔、停駐，DI 說那是「白鵲領」。他說：「夏天時還有一種黃鵲領、灰鵲領，會飛到大陸過冬；白鵲領則留在這裡過冬。」經屏東科技大學的學者估計，臺灣目前僅有一千多隻熊鷹，至於在茂林的情形，DI 指出：「現在茂林還有熊鷹飛在天空。大冠鷲、一般老鷹就更多了，夏天時像轟炸機一樣。」

DI 指出造訪茂林的觀光客的特性：「來茂林的觀光客，對生態、local 在地的很有興趣，不喜歡大眾觀光。」關於遊客的旅遊方式，他表示：「有的遊客住好幾天，例如一次住三天，每天開車到鄰近的東港、美濃玩，晚上再回來民宿過夜。先決條件是找到你喜歡的一間民宿。」

投身紫斑蝶保育的茂林居民指出，區公所每年只有十萬元補助紫斑蝶，茂管處每年幾百萬補助系統計劃做紫斑蝶標放，但很多荒野協會、蝴蝶協會的人自己跑到紫斑蝶棲息地做標記，破壞棲息地。山谷氣溫維持在攝氏 22 至 23 度，很多人進去的話，因為人體體溫攝氏 36 度，人一多造成山谷氣溫升高，蝴蝶就會換棲息地，導致蝴蝶大量死亡，因此族人認為生態團體要「再教育」。族人表示，荒野協會等生態團體的教育理念希望帶小孩子到山上，給你三根火柴，到沒有燈、沒有火的地方體驗大自然，這種精神很棒，但他們不尊重當地人，因而產生衝突。例如遊客來露營也是要族人去割草才有場地可用，因此必須要尊重當地人。（文化之間的問題）

不同研究者對於蝶道有不同的解釋。由於參與紫斑蝶研究、保育的學者以昆蟲學者為主，因此反映出學科內部之間的問題，而非學科之間的問題。一般學者都認為結束越

冬後，春季紫斑蝶會全部北返；2009 年春季，昆蟲學者陳建志團隊在南投縣信義鄉塔塔加鞍部發現紫斑蝶由北向南飛，在南投縣水里鄉發現紫斑蝶沿著濁水溪由西往東飛，但逆向飛行的成因不明，因此紫斑蝶的遷徙密碼仍未完全解開。³⁸（學科內部之間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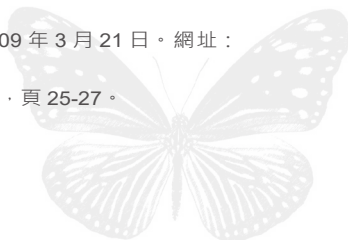
在地知識／原生知識（local/indigenous knowledge）呈現出流動、不連續、非社會中立的特質，而科學知識是一套系統化的知識建構與論述。透過分析之後發現，昆蟲學者所代表的科學知識與在地耆老所代表的在地知識之間並非截然二元對立，雙方關係並未產生嚴重衝突。不過，從族人之間對於保護區的設置與否存在歧見，到生態團體（荒野協會、蝴蝶協會）與在地人對於紫斑蝶棲地的不同態度，再到追蹤蝴蝶密碼的昆蟲學者之間對於蝶道的分歧解釋，顯見各方之間均有待持續地的溝通、協商，這些問題目前都暫時尚無定論。³⁹

2012 年，詹家龍於茂林舉辦演講，參加者可獲贈他所寫的《紫斑蝶——飛越 400 公里的蝴蝶之旅》一書。有的在地年輕人便興高采烈地表示：「去了可以拿到家龍大哥的書。」在地的紫斑蝶保育人士用習得的生物學知識解釋紫斑蝶的生態習性，在地人所講的紫斑蝶日常作息和詹家龍書上內容一樣，顯見詹家龍所引進的生物學知識對在地人所產生的影響力。茂林區在地居民透過觀察及實際參與保育工作而習得這些知識。同時，在地人也將這些生物學知識與傳統知識進行串連，耆老即引用動物遠離的神話來告誡族人勿忘祖先的教誨，要和周遭動物維持和諧的關係，其說法反映出傳統生態知識中不要過度利用生物資源的觀念。詹家龍的立場係於他和在地人協力的過程中所逐漸體認到，他領悟到要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必須結合在地人與生物學知識，並以在地人為主體進行保育方為成功之道。

在傳統生態知識方面，取得生態旅遊研究所碩士的 DI 於 2019 年之際指出，「在茂林真正討論生態是 1999 年的事。迄今保育的時間不長，大概只有 20 年的時間，所以很多在部落對於生態、保育這件事是沒辦法進行的。因為在原住民早期看待生態，還是把它當作另外一個議題，他們把這個東西當作：「我們是一起生存在一起的。」他進一步以茂林為例表示：

38 鄭旭凱（2009），〈學者調查發現／蝶蹤大不同 紫蝶謎團待解〉。資料檢索日期：2009 年 3 月 21 日。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mar/21/today-center8.htm>。

39 王美青，〈原生知識、生態觀光與原住民：魯凱下三社的故事〉，《原教界》，87（2019），頁 25-27。



在歷史記載裡，我們茂林總共遷村了七次，逃難茂林，最後到美雅谷，每一個谷都是紫蝶幽谷。老人家知道蝴蝶棲息的地方就是他們生存的地方。這是必然有他的道理在。甚至最後到茂林村，仍是紫蝶幽谷。可是那個時候，我們不講生態，也不講保育。即便原住民的保育觀和西方的保育觀結論是一樣的，可是它的過程、方式是不一樣的。原住民講傳統生態保育知識，西方講的就是生態保育。

關於從事紫斑蝶棲地復育的族人表示：在地知識與科學知識的保育方法不同，但結果一樣。筆者認為，這可以算是「民族生物學 vs 科學生物學」的對比。依筆者分析，相關人士體認到生物多樣性取決於文化多樣性，因而生態保育實際操作上轉向以居民的主體性為核心，居民和科學家各從原生知識與科學知識出發。前者關注區域環境中人類與周遭動植物間的關係；後者生物多樣性的概念著重物種、基因和生態系統的保育，日益重視生態系統內居民參與維護的必要值與可能性。然而，明星物種的保育其實是人為的選擇，而非以生物為主的選樣。因此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強調生態區位多樣化的重要程度，而非破壞生態系統的平衡與韌性，公約並指出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對於環境保護的關鍵力量。

臺灣的紫蝶幽谷範圍甚廣，遍及臺南、高雄、屏東、臺東、花蓮等地，主要分布在坐北朝南、避開東北季風、500 公尺以下、水源充足的淺山丘陵地帶。根據族人指出，茂林部落老一輩的先人選擇遷村的場址考量上必然為紫蝶幽谷，即紫斑蝶的越冬蝴蝶谷。由此可見，紫斑蝶喜好的生態條件亦十分適於人居，冬暖夏涼、坡度適中、水源等自然資源充分，而這也反映出茂林族人的傳統生態智慧有助於他們適應環境與氣候的變遷和考驗。

伍、結論

黃煌雄、黃勤鎮指出，原住民傳統以來，以山林為生，靠打獵捕魚過活，但近年在生態保育觀念宣導下，原住民開始重視部落所擁有豐富人文、地景、動植物資源，並努力將豐富的人文與自然景觀資源結合，規劃發展為部落之生態旅遊及觀光產業。原住民族從以前打獵捕魚為生轉換為目前發展生態保育，代表著「用武器從環境中獵取食物」

到「用眼睛欣賞環境」的轉變過程，面對這樣的轉變，政府應有配套機制與法規鬆綁，才能有效發展生態觀光，真正建立原住民鄉鎮文化產業之主體性。⁴⁰

在本文中，探討了「三黑」計畫背後代表的知識與族群差異，及其對發展帶來的助力。在論述場域中，茂林區三個里各自詮釋個別文化象徵的差異和與眾不同的獨特性。「三黑」計畫顯示出茂林區三個里「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現況，紫斑蝶的生態保育與觀光是否逐漸凝聚出下三社人集體的族群意識，或者三個里各自發展其具代表性的地方文化產業而強化三部落原本即獨立形成的歷史記憶與互不相通的語言，仍有待觀察，但目前顯現出紫斑蝶作為茂林區茂林里新的公共意象與文化表徵已然成形，並促進建構中的社群文化記憶。

從反映階序社會的象徵圖紋到觀光亮點的形構：「紫蝶幽谷」生態觀光的「紫蝶季」、「萬山岩雕」神秘圖紋的文化資產保存、「黑米祭」文化展演與觀光親善大使的選拔（黑米公主、黑米王子）。新文化象徵之雕琢，展現於社區公共藝術、傳統手工藝創作班（2015年茂林社區發展協會和茂林區公所合辦，以三黑為課程方向）的新文化母題與脈絡化，課程傳授的手工藝品製作種類甚多，包括皮雕、木雕、金屬雕刻、石雕、琉璃珠、織繡等。由於傳統象徵圖紋與其他魯凱族因傳播而有共通點，較無法顯現出下三社的特色，因此政府與當地人溝通協調後，就地取材，選取「三黑」作為地方文化產業之主軸，具有重要之辨識度。

下三社群與其他兩群分類上的魯凱族，因對傳統知識的理解有異，構成了族群意識上的差異。過去西魯凱群認為下三社群「非我族類」、「分錯了」，而自2017年成立的魯凱族民族議會抱持著「大魯凱主義」，主要推動者屬於西魯凱群，聲稱下三社和其他魯凱族的語言相同，因此不具有分開獨立的條件。對此，茂林區長表示，未來仍有空間可以進行討論。此外，下三社群內部，一直存在三個部落間語言、歷史記憶、文化象徵等面向相異的論述。這些競逐中的場域，反映出族群內部與外部之間的多元聲浪一波接著一波，方興未艾。

Anthony P. Cohen 指出，隨著外在環境的影響，文化會趨同。此時，社群會透過象徵，

40 黃煌雄、黃勤鎮，《原住民地方文化產業總體檢》（臺北：遠流，2004）。



重新標示界線。界線是象徵的，同一社群的個人對其有相異的詮釋。⁴¹ 下三社彼此之間不同的語言、儀式、傳統知識就是象徵性界線（symbolic boundary）的表示，透過這些無形文化資產來展現社群的認同。以紫斑蝶為例，茂林人和西魯凱群、排灣族便對蝴蝶有不同的認知及詮釋。

本研究的精神旨在以魯凱下三社的實例呈現出以下的議題，進而喚起更多人的重視：臺灣許多生物物種分布於山林，而臺灣的山林是臺灣原住民的傳統領域，因此生物多樣性的維持與原住民息息相關。原住民千百年來與山林共存，擁有代代相傳之山林的智慧。狩獵文化重視分享，下三社文化透過勇士、英雄的設計，讓狩獵有功者獲得勇士、英雄的頭銜，可以配戴羽毛，跳勇士舞。現代化的過程讓臺灣的山林遭到破壞，人與土地疏離，大地的反撲讓族人反省，體會到自然資源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進而重拾祖先與山林共存的智慧；自立共生。今日族人視為珍寶的文化資產，諸如萬山岩雕與琉璃珠被族人形容為「祖靈的智慧」，內含豐富的傳說故事。這些族群藝術放在原住民的文化脈絡裡方能瞭解其蘊藏的意義，其為延續原住民命脈，使文化生命力源源不絕的寶藏。誠如《2018 文化政策白皮書》所言：「當我們迴向深掘地方知識與傳統智慧，將發現先民如何與這塊土地的地水火風，一起共構適當的生活方式。各地豐富的地方學，除了構成臺灣文化內涵外，更是地方創生的基礎。」⁴² 以南島語族在臺灣為例，原住民族增添了臺灣的文化多樣性與獨特性，係建構認同與主體性的重要關鍵。

從茂林部落從事紫斑蝶生態復育的例子來看，存在著社群內部、不同文化之間接觸時產生的問題。例如：族人對於是否設立紫斑蝶生態保留區仍有歧見，這可能反映出個別利益之間的衡量；外來的生態團體未經許可進入紫斑蝶棲息的山谷，導致棲地生態遭到破壞；外部研究者未將研究成果提供給當地人，讓居民質疑資訊不對等、透明。這些面向均呈現出族人主體性的議題，當地居民的選擇是否受到應有的尊重，在地社群內部的聲音是否獲得聆聽。筆者建議，政府應設置族人、研究者、產業界、政策制定者之間的溝通橋梁，將在地社群如何有效運用其獨特社群資源的經驗，反饋至立法、修法、執行的單位，使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的習慣法能持續傳承，並促進跨文化之間的瞭解與對等、互惠、共生關係。

41 Anthony Paul Cohen,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hichester: E. Horwood; London;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5).

42 文化部·《2018 文化政策白皮書》（新北：文化部，2018），頁 71。

參考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與合輯

- 小島由道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2003〔1920〕），《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文化部（2018），《2018文化政策白皮書》。新北：文化部。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二〇〇四文化白皮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洪孟啟、郭麗敏（2005），《國際教科文組織無形文化資產認定及在地行動研究計畫》。臺北市：國際民間藝術組織臺灣分會。
-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著，黃文新譯（1988〔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未出版。
- 陳其南（1998），《縣市層級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手冊》。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 黃煌雄、黃勤鎮（2004），《原住民地方文化產業總體檢》。臺北：遠流。
- 詹家龍（2008），《紫斑蝶——飛越400公里的蝴蝶之旅》。臺中：晨星。
- 謝繼昌（1998），〈魯凱族〉，收於謝繼昌、李壬癸、石磊、宋龍生、黃宣衛、余光弘、吳天泰合著，《臺灣原住民文化基本教材（下冊）》，頁1-25。臺北：國立編譯館。
- Diamond, Jared 著，廖月娟譯（2006〔2005〕），《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臺北：時報文化。
- Throsby, David 著，張維倫、潘筱瑜、蔡宜真、鄧歷安譯（2003〔2001〕），《文化經濟學》。臺北：典藏藝術家庭。

(二) 期刊／論文集論文

- 王美青（2013），〈環境崩壞與社會應變——以山美和茂林的生態智慧為例〉，《嘉義研究》，8，頁35-74。
- 王美青（2014），〈文化遺產的脈絡、記憶與詮釋：以萬山岩雕為例〉，《民俗曲藝》，186，頁11-57。
- 王美青（2015），〈社區協會與文化復振——以多納黑米祭為例〉，《高雄文獻》，5（1），頁38-62。
- 王美青（2018），〈多納（Kungadavane）之階序與起源論述〉，《高雄文獻》，8（3），頁117-142。
- 王美青（2019），〈原生知識、生態觀光與原住民：魯凱下三社的故事〉，《原教界》，87，頁25-27。

(三) 碩博士論文

- 王美青（2003），〈文化表徵與族群性——魯凱族下三社群的認同建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
- 王美青（2012），〈地方知識與永續發展——魯凱族下三社群的文化資產與自然資源管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論文。
- 王長華（1984），〈魯凱族階層制度及其演變——以多納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 網路資料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原住民族委員會103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語言別、範圍、配分及合格標準〉。
網址：<http://lokahsu.org.tw/resource/103lokahsu.doc>。
- 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賞蝶守則〉。資料檢索日期：2021年4月21日。網址：https://theme.maolin-nsa.gov.tw/butterfly/page_4-4.html。
- 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2006），茂林國家風景區網站。〈2006年紫紫點點，茂林尋幽賞蝶活動〉。資料檢索日期：2012年1月18日。網址：http://www.maolin-nsa.gov.tw/active/2006_purple-butterfly/ct/web.html。
- 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2008），茂林國家風景區網站。〈2008/2009雙年賞蝶活動〉。資料檢索日期：2012年1月18日。網址：<http://www.maolin-nsa.gov.tw/active/purple-butterfly/index.html>。



- 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2011) · 茂林國家風景區網站。〈2011/2012 雙年賞蝶活動活動說明〉。資料檢索日期：2012 年 2 月 1 日。網址：http://www.maolin-nsa.gov.tw/Event/2011_butterfly/intro.html。
- 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2021) · 茂林國家風景區網站。〈紫蝶生態網〉。資料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23 日。網址：https://theme.maolin-nsa.gov.tw/butterfly/page_2-2.html。
- 林志憲 (2013) · 〈真假魯凱 · 傻傻分不清..... 真假的 · 魯凱族還有分真魯凱和假魯凱?!〉。資料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15 日。網址：<https://www.matataiwan.com/2013/09/25/true-false-rukai/>。
- 鄭旭凱 (2009) · 〈學者調查發現 / 蝶蹤大不同 紫蝶謎團待解〉。資料檢索日期：2009 年 3 月 21 日。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

二、外文

- 小島由道 (1920) ·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第一冊》。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 馬淵東一 (1953) · 〈高砂族的分類—學史的回顧〉 · 《民族學研究》 · 18 (1、2) · 頁 1-11。
-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 (1935) · 《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 Anthony Paul Cohen (1985),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hichester: E. Horwood; London;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Brosius, J. Peter (1997), "Endangered Forest, Endangered People: Environmentalist Representations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Human Ecology*, 25(1), pp. 47-69.
- Geertz, Clifford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ative Anthropology*. Basic Books, Inc.
- Haenn, Nora (1999), "The Power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t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in Mexican Conservation." *Human Ecology*, 27(3), pp. 477-491.
- Paul Sillitoe & Alan Bicker (2004), "Introduction: Hunting for Theory, Gathering Ideology." In Alan Bicker, Paul Sillitoe & Johan Pottier (Eds.), *Development and Local Knowledge: New Approaches to Issues in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Conservation and Agriculture*, pp. 1-18.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Paul Sillitoe, Peter Dixon, & Julian Barr (2005), *Indigenous Knowledge Inquiries: A Methodologies Manual for Development*. U.K.: ITDG Pub.; Dhaka: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 Vivanco, Luis A. (2006), *Green Encounters: Shaping and Contesting Environmentalism in Rural Costa Ric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